



台湾独蒜兰-浙江临安



赤腹松鼠-浙江杭州



周佳俊在野外拍摄

此间万物有生灵

【文/董群力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小时候,最爱看的节目是《动物世界》,伴随着旁白富有磁性的声音,电视的那一头就好像是一个平行世界,动物的繁衍、生长、离家、迁徙,有着自己的铁则,人类只能窥探记录,却不能干涉打扰。周佳俊,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。从18岁,独自一人踏上云南寻找滇南疣螈的旅途,如今算来,已近十年。十年来的时光,爬过不少山,涉过不少水,连辛苦受伤都成为习惯,却只为探寻到那些原生态的山河湖海间,奇妙而美丽的生灵。

不走寻常路

联系到周佳俊的那一天,他说在山中,正在做“本底调查”,而此次调查的目的,是为了在建自然保护区之前,清楚了解这一地区的生物状况。本底调查被分为鱼类调查和兽类调查两部分,兽类调查主要依靠红外线相机,通过感应动物的体温,从而拍下动物活动的照片。设置红外线相机,则颇费一番功夫,野猪、猕猴、豹猫,无论是何种动物,只要经过,便会留下痕迹,这痕迹可以是脚印,可以是粪便,动物痕迹越多,意味着能见到动物的概率更高,在此处设下红外线摄像机,才更容易拍摄到动物真实的面貌。可是动物天性畏人,想要在平日人行的坦途中,寻找到动物的踪迹,只能是无用功。动物的痕迹,还要到动物的世界中去寻找。于是,周佳俊一行人,便跟随着熟悉当地山林环境的护卫员,钻入深山丛林中,寻找大型兽类的踪迹。山路崎岖,已是可以预见的困难,然而最难熬的,恐怕还是昆虫的叮咬:“山路难走已经是小事,在山中碰见最多的是蚂蝗,我们不少队员都被蚂蝗叮咬了,血流不止,景象非常可怕。而且,我们进山通常是在夏季,还会碰见马蜂、胡蜂,我们基本上每个人都被蛰了。但是没有办法,野兽们也怕人,不会走寻常路,我们也只好不走寻常路。”

最初走上野外探寻生物道路的初衷,倒是再寻常不过了。虽然自小亦是生活在城市中,但是过去的城市与如今的城市,仍旧有着大大的不同。有些城市的周边,仍有大片大片的农田,农人还在农田上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农田一旁,还有鱼塘。稍长一些的人,口中的童年与如今孩童的志趣截然不同。夏天上树捕蝉,用纸剪成蝴蝶的形状,通过线绑在一根木枝上,一边跑,风吹起纸片,有时连蝴蝶都辨不清

真假,跟在孩子的身后翩翩起舞。对那时的孩子来说,自然的野趣是天然的游乐场。“我小时候住的地方,每年发洪水时,就会有鱼虾冲到家门口和自己家的院子里,我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抓鱼。”不知是否因此,世间的生灵虽然万千,但周佳俊却更偏爱鱼类和两栖类。虽然喜爱生物,小时候的宠物是鱼,不过如今周佳俊却很少养宠物,因为要走更远的路,见识更多自然的物种。

不走寻常路,似乎已经成为了周佳俊野外生物探寻的日常。山路不经开发,泥泞潮湿,且不论步行不易,寸步难行,即便是开车,也可能陷入意想不到的麻烦中,最危险的一次,大概是在去往拍摄川南疣螈的路上。川南疣螈生活的山区,用周佳俊的话来说,是一片“穷山恶水”,只有山路,山路的一侧是树木。最初是与友人开车前往,不料车却在半路抛了锚,陷入山路一侧的树木丛中,此时从树丛中望出去,才知道树木之外便是悬崖。想要继续向上走,车却无论如何发动不起来,想要下山,另一侧却是悬崖,这上不去又下不来的景象维持了许久,才遇见正巧路过此处的当地彝族人,合力之下,终于将汽车从悬崖边抬了上来。幸而最终,虽然有惊,但却无险,还如愿拍摄到了蝶螈在水下配对的照片。这样的小插曲,周佳俊经历了不少。野外生物探寻,往往在夏季,浙江临海,更易遭极

端天气,有时遇上台风,原定的道路因塌方而堵塞,此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难走而未知的新路。这时不仅要敢于不走寻常路,还要敢于另辟新径,需要有非凡的胆量。

被问及最初去野外是否会害怕时,周佳俊只是笑称自己的神经比较大条,去野外不太会害怕。较早的探寻经历,还要追溯到2007年,18岁,高中刚毕业,契机则是从网络上看见的一张蝶螈照片,而见到的第一眼,周佳俊便判断,照片上的蝶螈是从未被发表过的新物种。于是,正在四川成都进行毕业旅行的周佳俊,独自一人从成都坐火车前往昆明,又在昆明转了大巴,几经周折,才终于到达了云南个旧市,据说,照片上的蝶螈曾在此出没,可是谁都没有把握,这次的旅程会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。到达这个旧市后,周佳俊便拿着网上的蝶螈照片,四下打听,有人提供线索,说个旧市的城边有一座山,那座山离城区大约是三四公里,在那座山上见过类似图片上的蝶螈。找到线索后,很是兴奋的周佳俊,当日晚上,便只身从宾馆出发,爬上了那座据说看见了蝶螈的山。“那时候胆子很大,什么都不去想,好在一路上遇见的人,都很热情地帮助了我。更幸运的是,我上了山之后,一下就找到了图片中的蝶螈,而且经过鉴定和研究,这的确是一个新物种。”



长江江豚-江苏南京



斑海豹-山东长岛